

张大春
——
著

文章 自在

文章 自在

张大春
—
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章自在 / 张大春著.

— 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495-8761-2

I. ①文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1112号

本书简体中文版由作者张大春授权出版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 9.125 字数: 150千字

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为了人与书的相遇

目 录

序 文章自在 / 001

第一部分

语言美好 / 007

文章意思 / 014

写好玩的 / 018

第二部分

命题与离题 / 023

鸚哥与赛鸽

引起动机 / 029

看见八年前的吕佩琳

设问 / 035

作文十问

我辈的虚荣

八股是猜谜 / 045

我如今才不怕你，我要考你

思君最惹打喷嚏

草蛇灰线 / 055

同里湖一瞥黄昏

用字不妄 / 059

差不多先生传 / 胡适

三个“S” / 065

仙女未曾下凡

公式操作 / 070

除非己莫为

嵯峨野，自己的爱宕念佛寺

齐克果句法与想象 / 078

想起课室里的几张脸

叙事次第 / 086

雁回塔下雁难回

从容 / 091

包龙眼的纸 / 林今开

强词夺理——“因为所以”、“如果就会”与“即使仍
旧”、“虽然但是” / 099

文言、白话根本是同一种语文教育

文言启蒙 / 109

烧书略得风雅

文言文感 / 116

一种壮怀能蕴藉，无端絮语织慈悲

将散珠串回 / 121

高阳诗拾零

音节历落 / 127

川味牛肉与毛毛面

于右老的诗法和人格

作对子 / 138

好春好语对门来——给无论识与不识的人祝福，乃一年大计，许为春联的风度

兴寄 / 146

不可亲近之人

疑惑生感动 / 152

青山禅院一题

诗的发生

意义与对位 / 159

绿绣眼

说事与说教 / 162

分身和酒瓶

连缀句子 / 169

豆油炒千张

狗 / 梁实秋

写东西 / 180

霜天熟柿栗，收拾不可迟

苹果的名字

率然 / 187

毋相忘

句法调度 / 193

唧唧鸡

开口便是 / 197

口头禅四训

胡金铨说笑

寓意 / 214

狄元帅不会告诉你

借题发挥 / 219

打虱的人

辨奸论 / 苏洵

幌子议论 / 225

全称词的陷阱

吹毛求字 / 230

一枚真字动江湖

百无聊赖之事

改文章 / 239

酱肘子

转典借喻 / 245

应声与寄生

匾 / 鲁迅

论世知人 / 252

老爸老妈 / 毛尖

峭壁上的老山羊——关于马哥的一点回忆

跋 李白大惑不解 / 269

附录 你要考什么 / 272

序 文章自在

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，我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“散文集”，过往纸本媒体通行而发达的时代，绝大部分非虚构的文章随写随刊，手边不留底稿，也不以为这些东西有什么结集保存甚至流传的价值。二〇〇三年之后开始用电脑写作，一键轻敲，百篇皮藏，都在硬碟文档之中，偶尔对屏卷看。不读则已，一读就想改；一改辄不能罢休，几乎除旧布新。也因之暗自庆幸：好在当时没有出书！在我的电脑里，绝大部分的散文稿都集中在一个档名之下：“藏天下录”。

这就让我想起一则九百年前改文章的老故事。南宋宰辅晏敦复是大词人晏殊的曾孙、晏几道的侄孙，可见传家文气，累世风流。有一次晏敦复为某一同朝仕宦作墓志铭，作完了拿给另一位词家朱敦儒过目，朱敦儒阅后道：“甚妙，但似欠四字，然不敢以告。”晏敦复苦苦相求，朱敦儒才指着文章里的一句“有文集十卷”说：“此处欠。”晏敦复又问：“欠什么呢？”朱敦儒道：“欠‘不行

于世’四字。”晏敦复明白了，他没有完全依照老朋友的指示修改，仍遵其意，添了“藏于家”三个字。

朱敦儒改晏敦复的文章，是“修辞立其诚”的用意。即使死者为大，也不应当予以过当的称许。文集十卷固然堪说是“立言”了，然而既未获刊行，便不可借模糊之语谬赞。十卷文集之不得行于世，表示此人的文章尚未获公认，这就涉及作墓志者一言褒贬的文德。晏敦复大约还是不忍道破，遂宛转以“藏于家”来取代“不行于世”；既不失实，也保全了亡者颜面，如此修改，是小文章里的大判断。

然而，我毕竟还是把应该“藏于家”的一部分文字翻检出来，例以示法，针对的是那些和我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年纪、一样处境、苦于命题考作文的青少年，只为了说明一个概念，那就是“写文章，不搞作文”。

由考试领导的教育是多方面的。在每一个学科、每一个领域的教学现场，老师们都有不得不逐潮而去、恐后争先、而徒呼负负的感慨。作文当然也是如此。你可以说：本来文章无法，可是一考就考出了拘縻文词之法。你也可以说：本来文章有法，可是真正让文章有妙趣、有神采、有特色、有风格的法，非但不能经由考试鉴别，也不能经由应付考试的练习而培养。

于是学子所能悟者，反而是最恶劣的一种心思，以为写文章就是借巧言、说假话，“修辞败其诚”。其上焉者多背诵一些能够广泛发挥的铭言事典，临考时兵来将挡，水来将也挡；中焉者多援引几句烂熟于胸的俗谚成语，临考时张冠李戴，李冠张也戴；下焉者只

好闲话两句，“匆匆不及草书”，顺便问候批改老师：“您实在辛苦了！”无论何者，面对考题，只能顺藤摸瓜，捕捉出题人的用意，趋赴而争鸣。国人多以中文系所、复献身教育的先生们会写文章，自然也知道如何教文章。事实却非如此。大部分的教育工作者并不写文章，但是所有的国文科教师都必须随时教作文、考作文、改作文。我们的教育主管当局只好辩称：作文是训练基本表达能力，不是培养专业作家。而我却要说：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，不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，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、语言乏味、见识浅薄。

今天自以为身处新时代进步社会的我们每每取喻“八股”二字以讽作文考试。殊不知眼前的考作文还远不如旧日的考八股——因为八股讲究的义法，还能引发、诱导并锻炼作文章的人操纵文气，离合章句，条陈缕析，辨事知理。而当前的各级升学作文考试，却由于不只一代的大人普遍不会写文章、教文章，而任令中文系所出身的学者，运用语法学、修辞学上极其有限的概念，设局命题，制订评分标准，刻舟求剑，胶柱鼓瑟，更进一步将写文章美好、活泼以及启发思维的趣味完全抹煞。达官显贵一至于贩夫走卒，在这一点上倒是齐头立足皆平等：不会作文章而乃不知如何表达，遂成举国累世之共业。

有文藏于家，时或欠公德。毕竟我眼里还看着：年复一年、有如必要之恶、不得不为之的各种作文考试依旧行之如仪；而举目多有、也只能听任其各申己说，致使作文不断公式化、教条化的补习教育也依旧大兴其道。实难想象：这样的环境和条件，大概除了等

待天才如戈多、却永无可期之外，安能启迪造就愿意独立思辨且乐于真诚书写的人们？就一个写了四十多年、自负各体文章无不能应心试手的我来说，是可忍而孰不可忍？即使自私地从一职业作家的角度来说：一代又一代，不能识我之文的人愈来愈多，能够体会我意的人愈来愈少，也着实大不利己。

于是搜箬发篋，检点篇什，编而辑之。在这本书里，除了序文之外，还包括概论三篇，引文三十四篇、例文四十篇，兼收苏洵、鲁迅、胡适、梁实秋、林今开、毛尖等古今诸家文各一篇，以及跋文、附录各一。

小子何莫学夫散文？即使一生尽写一部书，而不行于世，但能博得三数学子青眼，以为比课本讲义教材评量等物有趣，便值得了。是为序。

第一部分

语言美好

我在小学五年级遇到了俞敏之老师。俞老师教国文，也是班导，办公桌就在课室后面，她偶尔会坐在那儿抽没有滤嘴的香烟，夹烟的手指黄黄的。坐在俞老师对面的，是另一位教数学的班导刘美蓉。刘老师在那一年还怀着孕——我对她的记忆不多，似乎总是在俞老师的烟雾中改考卷，以及拿大板子抽打我们的手掌心。

俞老师也打人，不过不用大板子，她的兵器是一根较细的藤条；有的时候抽抽屁股，有的时候抽抽小腿，点到为止。那一年“九年国教”的政策定案，初中联考废止，对我们而言，风中传来的消息就是一句话：比我们高一班的学长们都毋须联考就可以进入“国民中学”了。而俞老师却神色凝重地告诉我们：“你们如果掉以轻心，就‘下去’了！”

五年级正式开课之前的暑假里，学校还是依往例举办暑修，教习珠算、作文，还有大段时间的体育课。俞老师使用的课本很特别，是一本有如小说的儿童读物，国语日报出版，童书作家苏尚耀

写的《好孩子生活周记》。两年以后我考进另一所私立初中，才发现苏尚耀也是一位老师，教的也是国文，长年穿着或深蓝、或土绿的中山装，他也在办公室里抽没有滤嘴的香烟，手指也是黄黄的。

我初见苏老师，是在中学的校长室里。那是我和另一位女同学沈冬获派参加台北市初中生作文比赛。行前，校长指定高年级的国文老师来为我们“指导一下”。苏老师点了一支烟，摘下老花眼镜端端正正插在胸前的口袋里，问了两句话，也一口浙江腔：“你们除了读课本，还读些什么书啊？除了写作文，还写过什么东西啊？”

我在那一刻想起了俞老师，想起了《好孩子生活周记》，想起了小学课堂上烟雾缭绕的日子，但是我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回答——苏老师没让我们说话——他自己回答了：“我想是没有的！”

在校长室里，苏老师并没有提供什么作文功法、修辞秘笈，只是不断地提醒：要多多替校刊写稿子，“写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要写作文。”至于我们所关心的比赛，他也只是强调：“参加了就是参加了，得名不得名只是运气，不必在意。”

我和沈冬运气不错，拿了个全市第一。至于为什么说“我和沈冬”呢？得名的虽然是我，可是我一直认为，临场慌急匆忙，忘了检查座位，很可能我们调换了号次，错坐彼此的位子。因为我深深相信：自己写的那篇文章实在是烂到不可能拿任何名次的。然而市府和学校毕竟都颁发了奖励，我只能把奖品推让给沈冬，至于注记了我的姓名的奖状，则收了压抽屉。从此我对苏老师那运气之说深信不疑，若非如此，我还实在无法面对窃取他人名誉这件事。

苏老师却从此成为我私心倾慕的偶像。每当我在校园里、走廊